



# 贾平凹的裤边

◎王选



贾平凹是来过南城根最有名的人了吧。

南城根是一块弹丸之地，或许连弹丸也算不上，只是一粒灰尘，藏在闹市的皱褶里，无声无息。这样的地方，怎会与贾平凹有牵扯呢，事实是，有。

我之前跟一朵聊天，她说贾平凹来天水，她要采访，然后给我看了她罗列的采访提纲。我开玩笑，说帮我也捎着问几个问题吧，她说没问题。我说怎么安排，她说21日下午来，22日参加公祭伏羲大典。我说没安排活动，她说没有。我哦一声，说，那我就不接见他了。仅是一句玩笑，其实还是一种失落。毕竟想见名人的心态谁都有，我也不脱俗。何况贾平凹是陕西人，我向来觉得甘陕比邻，格外亲切，心也挨得近，加之贾平凹的小说、散文读过不少，甚是喜欢，属那种贴心贴肺的，让人读着，浑身温暖，又解乏。像站在山尖上听割麦子的人吼秦腔，美得很。

毕竟见不着，说完也就忘了。我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粉丝。

晚上，天热，看书是没心境的。便约了三五个朋友坐路边喝啤酒，说一些闲话。

十一时许，接一朵电话，说，贾平凹老师在南城根，赶快来见见。我没听清，又问了一遍，才确定是贾平凹在南城根。于是纳闷，他怎么会去南城根。又一想，可能是有人陪着转转，看看天

水的巷子。再想，西安那大城市，没多少巷道，巷道里没多少烟火和故事，非得跑到小城天水看巷道。再说，南城根，黑咕隆咚，小巷一条，民房数十家，实在没有什么看头，名人的事情总是让人搞不明白。

于是起身暂别朋友，说，有事，速去速回。路上想着，空手去见，显得太随意，也很唐突。既然他在南城根，那送一册我的拙作《南城根》，岂不有意义。于是，打的去了单位，取了书，又打的去南城根。因坐车、取书、走路，耽误了一会儿，怕贾平凹早已走掉。于是打电话问一朵，她说，人还在南城根台阶下面一家裁缝店。挂了电话，于是又迷糊，怎么去裁缝店了？

车到巷子。一朵站巷道里，招手打招呼。我过去，她说，在里面给贾老师裁裤边，正好，就她跟贾老师两个人，还有时间跟他聊聊。正说着，一个穿白短袖的人走了过来。一朵说，这是贾老师。要不说，我还以为巷子里的路人甲、路人乙呢。灯光昏暗，人来人往，不介绍的话打死也认不出是大名鼎鼎的贾平凹。

握手。问贾老师好。他微笑，点头问好，人挺和蔼，完全没有想象中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。他的手宽厚，掌心热，像午后晒温的黄土。

一朵说，王选也是文学爱好者，在天水年轻人里属于佼佼者。

我们进裁缝铺，贾平凹说，看着就很灵动的一个小伙子。他坐一把椅子上，说陕西话，听着很亲切，像一位从关中远道而来的亲戚，跟你拉着家常话。旁边裁缝铺的女人坐在缝纫机前穿着线。

巷道里灯光暗，没看清贾平凹，在屋里，灯极亮，白花花的。这下好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瞅瞅这个中国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“鬼才”了。他个子不高，一米六五左右，穿普通的白上衣、黑裤子。头发微微谢顶，边上的梳过来，正好盖住。国字脸，白，略长点，不过还是西北人的那种憨相。浓眉，像隶书的蚕头燕尾，且墨黑。宽额，脑门子发亮，像宜耕易种的八百里秦川，长满绿油油的麦子。不过跟我看过的照片比，人明显老了。

我忐忑不安地掏出自己的书，递上去，说，贾老师，一本拙作，就写这片地方城中村的，你多批评。真是忐忑，在一个著作等身且名扬四海的大作家面前拿出自己的东西，真让人害羞。就像一个江湖晚辈在武林大侠面前耍了一个剑花，请他过目一样。笨拙、虚弱、迟钝，漏洞百出，一览无余。在别处，我对《南城根》一书，还是信心满满，可此刻，这种信心烟消云散。

他翻着书，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。说，出得质量挺不错。然后要我在书的后面留下了联系方式。

后来，我们聊了聊书的装帧和设计的一些事，他说，有些书，一翻开，就是某某题的字和跟某某的合影，真掉档次。随后，他问了我年龄，我说27岁，他说还很年轻，年轻真好啊。最后我们还聊了些什么，我忘了。我跟一朵坐他对面小凳上，他在我们面前，真像我们村的老乡，纯朴，安稳，甚至有些粗糙，但这种粗糙里藏着大智慧，像一块石头，胸里装着玉。

缝纫机的踏板踢踢踏踏地响着，裁缝埋着头，一丝不苟，飞针走线。缝好了，她铺在桌上，用电熨斗轻轻熨展，说，贾老师，好了。裁缝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，矮个子，人瘦，说话声音轻轻的，就像她的棉线一样。我以前也在她跟前缝过裤子，我顺便借她针线缝了一颗纽扣，她看我笨手笨脚，说，来我给你缝。

事后我才知，天水邀请贾平凹22日参加公祭伏羲大典，却忘了通知穿正装一事，他一身便装，到天水，吃完饭，九十点，才想起这事。于是才开始

由别人陪着，满天水城买西装、衬衣、领带，还有皮鞋。天水毕竟小城，九点一过，店铺就纷纷打烊了。找来找去，最后硬是在一家即将歇业的服装店，在满是修身、紧身、开叉、圆襟的韩版时尚西装里，好不容易找了一套不修身、不紧身、不开叉、不圆襟的正统、合身的西装。

买完西装。一量，裤边太长，必须得裁。明天是正式场合，总不能挽着裤腿去参加酒吧。于是一朵陪着贾平凹又开始满天水市找裁缝铺，裁缝铺大多在巷子里，租的房，十一点，人早关门回家了。从广场找到师院，又从师院找到广场，市内市外，敲门砸店，就是没找到一家。最后，王若冰打电话给一朵说，到南城根去，那里有裁缝铺，留着电话。王若冰也住南城根，多少年了，他甚至比我还熟悉南城根。

于是，贾平凹，就来到了南城根。一朵给裁缝铺的女人打了电话，她很快就赶来了，她知道贾平凹。她坐在椅子上，一针一线地缝着，她是什么心情呢，或许跟我一样吧，不高兴，是假的。巴掌大的屋子外，是落满夜幕的南城根，被燥热搅闹得无法入睡的人们，穿梭在巷子里，他们不知道，这屋里，正坐着一位大作家。或许他们瞟了一眼，谁也没在意，大不了以为是南城根的房东或者新来的房客罢了。

贾华裤子，装好。我们出门，裁缝铺的女人送出了门，说，贾老师，你慢走。

握手告别，他的手掌仍旧是温厚的，让人踏实。他上车，挥手告别。车掉头，一脚油门，呼一声，消失在了黑暗中，离开了南城根。

我没有看第二天的电视直播，我不知道裁了裤边的裤子，贾平凹穿着是否妥帖。

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轻描淡写，风平浪静，真是一件上不了日程的小事。或许很快，他就忘了在天水一个毫不起眼的巷子里裁裤边的这搭子事儿。也许当他再次穿起这条裤子，看着那勾密的针脚、妥帖的裤边，再也想不起那天晚上遇到了什么人。其实，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在中国万千城中村里，最不起眼的南城根，和贾平凹有了一根线的牵扯。

王选：1987年生，甘肃天水人。出版有《南城根：一个中国城中村背影》《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》。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、华语青年作家奖、长安散文奖等。

## 谷雨

◎李小明（西安）

风湿润，布谷鸟的叫声  
从天空滴落。屋檐的雨水  
不厌其烦，擦洗生锈的锄头  
旧时光，如月光般闪亮

风停雨歇。阳光温暖  
父亲走向田野，点瓜种豆  
将黄金翠玉种满自留地  
也将自己种进春秋

你看，他坟头上的草  
在秋风中枯黄，在春风中返青  
他的墓碑，多像麦田守望者  
守望着他钟爱的故土  
守望着我们的家园

## 小镇

◎白怀岗（安康）

叶家坪，一个小镇的名字  
其中家字还是当地人自己添上的  
这有别于官方文本，包含着别样的亲切  
我说是陕南安安康汉滨区的叶坪镇  
是生养一众亲人的秦岭深处  
红白喜事，帮忙的都是乡里乡亲  
三六九逢场  
汉阴镇安的亲朋聚集起好大一片热情  
草木是大地的衣服，时常和云彩交融浸染  
溪涧是山岭的血脉，喂养着黄土景致翩跹  
霞光总是从东边的山脊升起  
听任炊烟摇曳，山歌婉转  
而露珠顺着田埂的心事蜿蜒  
小雨细微，春风入怀  
那一口憋着不放的是天然氧吧的惊喜与惬意  
暮色和旅人一道，安心养神  
淡泊与绵远终将无所不在  
复兴寨，天心塘，龙王沟，佛爷岭  
社区里的方言，窗棂里的灯火  
天涯的凝望，海角的漂泊

## 谷雨时节

◎张勇（咸阳）

三粒碎谷，九滴细雨  
将农历的这个日子  
种进乡村四月  
那么多的绝句  
让布谷鸟朗读得酣畅淋漓  
三月的花事，飘落清香的故事  
四月的锄头犁铧  
以阳光升温的方式  
解读乡村着急的农事  
还好，蜂飞蝶舞，花红鸟鸣  
紫燕啄新泥，茶女采春意  
轻风作韵，雨滴填词  
绿波荡漾的意象  
开始，悄悄铺展村庄的诗笺

## 春雨

◎成文贤（宝鸡）

春雨密密的针脚  
用慈母的柔情  
给出闹的季节，缝一件嫁妆

绿的欢喜铺天盖地  
燕子细细的画笔  
滑过天空的寂寞  
穿越柳枝伸向大地的神情  
画卷荡漾墨色飞扬

春雨沙沙，我在雨中  
听着河水明净的心里话  
随着凉爽的风  
顺着倒春寒的时光  
走过从前的伞下  
捧一片刚落下的梨花

## 春天里

◎董雅丽（宝鸡）

我要说的赞美，桃花替我说了  
我要说的欢愉，春风替我说了  
我要说的忧伤，不能说  
河水替我静静流淌

我对一块石头泛起惻隐之心  
担忧一朵花蕾，承蒙溢美之词的枝头  
能否答谢出一枚青果  
雨水里，青青的麦子拔节而起  
像一个个匍匐太久的人  
终要站起来  
更深季节引领我，走下去  
仿佛走入  
被风翻滚的麦浪

春晖浩荡  
迟钝的梧桐树  
才刚刚学会  
向天空  
打开手臂

谷雨

诗会

责任编辑：周勇军 美编：兰莹莹 校对：张琼  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sg@163.com

## 关中平原城市群实力作家联展

天水篇

## 追寻理想 结源书香

——访青年诗人刘源

本报记者 王卉

### 生活经历·体验

2004年大学毕业后，榆林女孩刘源像其他同学一样步入社会参加了工作。那是宝鸡的一家工程单位，虽然工作稳定收入好，可工作地点却在江苏南京的大山脚下。地处偏僻但环境优美的半封闭生活，让年轻的刘源一开始很不适应，但没过多久，与大山相伴的她，就找到了“出口”——她养成了阅读与写作的习惯。在那些安静、孤独的日子里，刘源慢慢找到了自己，找到了自己心灵栖息的港湾。那几年，她写了近千首（篇）的诗歌、散文作品，仅发表的诗歌就上百首。正是这段时间的生活体验，给予了她思想上的成长，也为之后出版自己的诗歌集积累了“原材料”。

刘源之所以选择写作与阅读打发自己的业余时间，其实是在“重操旧业”，因为她内心深处对文学一直保有亲近。在学校的日子，她的文科很好，也很会写诗。她用来写诗的本子都是参加演讲比赛、作文比赛得的奖品。她至今留着这些本子，那个封面是竹子图案的蓝色硬皮本是她的最爱，在《夏天最后一朵花》中，她写道：“夏天要走了/它开得憔悴了/夏挽着它的手/它便是夏天最后的恋人啊”……她在本子里写下的青涩文字，见证着青春的纯真与美好。

### 人生思考·写作

文字对于敏感多思的刘源来说，更多是生活的记录，是思考过程的记录，通过散文、诗歌的形式，用这种跳跃式的文字风格，把生活的碎片、思考的片

### 服务阅读·奉献

扎根宝鸡的刘源，并没有停下求知的脚步，她依旧在书海中旅行着，还邀约了更多的文朋诗友一起同行。今年，在她的理想国独立书店三岁生日

平凡人的  
文学梦



她曾是一名工程会计，枯燥的数字、钢筋混凝土、桥梁隧道……占据了她的大部分时间，然而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，她接近文学、依恋文字，有着自己的文学梦想。在旁人看来，她的写作像是一笔毫无意义的“不良存货”，是一笔无法盘活的“呆账”，是一笔可以预期的“营业外支出”。但是辗转天南海北之后，她选中在诗经故里宝鸡安家，将这笔生活中的“不良资产”转化成首部诗文集《雁荡云漠》。如今，高颜值、有内涵的宝鸡理想国独立书店成为她最重要的“营业外收入”，她用文学衍生出的“无形资产”影响着周围的人——她就是青年诗人刘源。

